

舊 愛

蘇偉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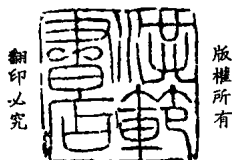
洪範文學叢書 ⑬

舊

愛

蘇偉貞

洪範書店印行



舊 愛

⑬書叢學文範洪

著者：蘇偉貞

發行人：孫玫兒

出版者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
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

臺北郵局六——五三號信箱

三六五七七·三六八六七九〇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七四〇二——〇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

印刷廠：永裕印刷廠

法律顧問：陳長文（理律法律事務所）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

十六印：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

（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）

ISBN 957-9525-70-6

元 160 價定

舊愛難了

廿一

據說外遇的發生大多爲舊情復燃。

很多事是結束了而未結束。

不止一次了，經年的深夜或白日伏案，覺得疲倦。安靜的地方還好，至少像一份平平常常的感情，波瀾不興；處於吵雜中，不是怕被同化，真正是急，這樣的毫無頭緒，完全沒有開始，當然稱不上結束。永遠的吵雜，無所不在，永遠存在了下來。

我相信生命亦復如是。

然而很多事是急不得的，愈急，時間過去的愈快。像一個人走的愈快心跳愈速。

當我們祇好多去瞭解，而不是去結束時，這是一個人活下來的經驗和事實嗎？事實大部分是殘酷的。

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有了散步的習慣，大都在黑夜。以前住老家臺南，也經常寬街窄巷的走，大都在白天。那樣的光天化日下，不復記憶發生多少故事，私心裏，盼望如陽光的耀眼奪人。

當年，絕多已忘，剩餘無幾，又大半與當時環境有關——路兩旁的鳳凰木、公園的下午、巷弄中的古樸。遺失的是當時的心情，或許依稀如是，不太敢肯定了。而今而下，多麼但願所有溫良含蓄。一如黑夜。

昨日白天換化作現在的夜晚。仍然沒有過去。

他們要我回臺南演講，對象是初、高中母校的學妹。演講地點以前幾乎每星期六下午去看電影，不知道看過多少場，那路，不知道走過多少次。這些「不知道」，讓人很難拒絕。

臺北南飛，機場就在住處附近。從來沒因為方便而搭乘。

下了飛機，坐車先回家，臺南變化頗多，還認得便是。車子經過初中母校，以前校址在農業改良場後面，騎車上學一定要先橫過一大片作物實驗田。不知名的堅果落的滿地，他們說那不可以吃。

遠遠望見學校大樓上矗立的校訓字牌，原先的四個字。每次眼看上去課要遲到了，便拚了命的騎，彷彿埋頭朝那四個字衝去。道路擴建，農場本身被改良了，我們再也不用騎過長長各式各樣作物田。尤其夏天田裏的大片向日葵，我們總在看它的花頭往哪兒轉。或者，向日葵並非夏季作物，可是那樣的日子，記起來彷彿每一天都是夏天。

在演講會場，我看到同個學校走出來的人。同而不同。
去會場，又是一條老路，走過的次數無從數起，滿到不覺很久沒走過。不到麻木。

恰似老友重逢的況味。

在另一條由過往所累積的路上，走著誰的記憶？誰的感覺？誰的歲月？
爲什麼我們忘掉的永遠比記得的多？又不肯完全忘掉。

下筆日夜，亦然如是公式中。難免還附加自定的原則、堅持。就更像人之於感情對象。

經過長段時間的空白，重新面對稿紙，無法傾刻之間充實。像失戀爾後。每個人這輩子都有許多的「重新」，比較起來，尤為可笑。心裏告訴自己——不寫，你要做什麼？身體真正累了，好疲好倦，彈性盡失，還連擲筆也不敢。望著窗外的黑夜，曾經那麼多熬夜的晚上，天翻魚肚白，無法高興新的一天開始。同樣的坐姿，同樣的角度，看到了什麼？過去的心情嗎？

怕碰上。怕遍尋不得。

會是流年不對嗎？

走到外面，一步一步。白晝沉澱，黑夜連連。人祇要不死，就永遠會有過去、未來。

除了嘆氣、疲倦。感情上無以自主的發生，筆耕生涯同樣，並連發狠誓都不敢。怕寫作情況下的外遇。都說「直而不肆」。即有抱恨，不敢放肆。

我們祇好在光明處微笑、黑暗處嘆息，並且執信這情況是正常的。

仍然黑夜中漫步，在路線中學會了往燈光多處走。再不濟，至少是有了活動。新書竟成，一篇篇有著時間的面目，彷彿從前走到如今、光天化日走為沉默。那一段時間是過去了。曾經慎重其事的在小咖啡館一角寫稿、對著每一句子猶豫、懷疑別人的故事都也許是一篇小說、不肯用別個牌子稿紙。

有著稚嫩的痕跡，更爬在格子裏。

曾經面對生活不知所措，一如筆下歲月。生活的稚嫩不復，格子裏呢？但願保留。我們的初戀丟在哪裏？那份生澀，也許是錯誤，是格子外的值得再試。

老路，不可避免要走。舊情呢？

不禁想起父親騎著單車送我上學、騎著摩托車幫我寄稿，書店、報攤為我找失散的文章以出書。

字裏交往，再度提筆，竟有重逢前緣的心情。

舊愛難了。

目次

舊愛難了一

曇花一

雨天 17

隔著夏天 37

黃花落 63

回家之後 89

團圓 115

陰影之後 137

我們一起走走看看 161

舊愛 229

曇 花

運動場上，幾乎人全走光了。白天曾經熱鬧飛揚過，現在，連沉寂也不是；明天朝陽升露，所有被動的生命力勢將蓬勃，經過千萬載，變成了毫無理由。月光下，籃球架彼此相望，單槓並肩排列，任天地默默，一逕地心心相映。

她獨自坐在露天長條觀眾席上，空氣中一片深清冷漠的寒，而她並不覺得。

最後幾個借月光打排球的人也走了，迤邐而去，拖著一長串細碎笑語，像尾巴甩過來打疼了她，她懶得抹去臉頰上的淚，黑暗裏，她未必覺到自我存在，何況，也已習慣黑暗，否則該待在哪裏？還有何處可以愈陷愈深。

淚水又不由自主流下，什麼都像這淚，全無準備。她出神地笑了笑，整個身體

毫不做反應，沒頂之餘，祇會張大了嘴，喊不出聲，像這笑。

那天晚上，她一個人走回家的。意外的是，月光很好，路很遠，沿途有熱鬧也有荒清，像一句話——是非成敗，她的身體空到彷彿不存在，心裏卻陣冷陣熱，寒到透頂時，居然不由自主地大聲叫出：「啊——啊——」像野獸，她知道是自己發出來的，卻一點也不害怕。從他們家出來，忘了拿皮包，口袋裏只有一個銅板，打電話讓人來帶她，錢被吃了——

她什麼也不想講，什麼也不想聽，什麼也想不起來，眼前光浮著何毅那張臉，碩大無朋，一直在前方笑，他們哭過也鬧過，都不比這刻那般沒有感覺，她筆直朝著那張臉走去。彷彿他又伸手來拉她，要她、要她……她一甩臉，臨扭頭看到何毅眼睛裏有些什麼，他有點懊悔了嗎？她從來以為他跟別人不同——

再打電話去，他已經走了，什麼話也沒留下，還不如他眼睛裏的表示。

半夜接到他的越洋電話，好遠好假，還不肯說走前已經結了婚。這麼親近過，這麼深沉。是他傷了她，還是她傷了他？

她一直懷疑他根本沒離開臺北，懷疑那天晚上祇不過是夢！跟著她、牽動她，

愈反抗夢痕愈深，他在夢裏狂吼道：「妳到底愛不愛我?!」是夢也是現實；他的聲浪太高，變成暴風雨，兩情相悅真是一場暴亂嗎？她的反應偏偏同樣激烈。

她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？只教會她拒絕嗎？

他走後，她終於在天橋上碰到他的好友，這人她找過，某些原因沒再找，是自尊或自信，她不記得了。

「何毅走前結婚了！」那人說。

四周盡是人、車，逼得她更單獨，懸在天橋上。前方的標準鐘是五點，光天化日，她無非是人羣中的一個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她完全聽不懂對方的話。

後來想起，一切如此，他們的愛太模糊了，幻化成無邊無涯的沒有重點。

那人也有些遲疑了，不願再說一遍，不說比說了還有別的意思，徹徹底底刺到了她。

原來，就她什麼都不知道，她唯一的愛戀，把她甩得如此遠，她一直當這是鬧意見，他要她不要，過去就好，沒想那晚的爭吵，變成最後一次，然後戛然停止。

就在人海中，眼淚毫無遮攔流了滿臉，從沒有一刻，她那麼恨自己舒適的成長環境，她如果有一點點辦法，絕不允許自己哭。她真不相信這是人做得出來的事。

她終於還是回到家裏，整個人比屍體有口氣，所以會流淚、會感覺。她其實恨不得自己是死的，最好從沒活過，除了痛，她根本懷疑自己是活的。

痛到最深，就什麼感覺也沒了。都說長痛不如短痛，不料這也許是同一件事。

她幻想何毅再來電話時，要怎麼說。他卻彷彿已經知道結果，半夜裏再沒他的電話，連一句多的話都不必；他那邊是白天，她每天在黑夜中瞪著，可是祇要有電話，她閉著眼睛也能直直抓到聽筒，這動作她太熟了。真可笑，他置她於這地步。

她母親看不過去，要她換個環境；她們家，何毅進進出出數不清多少次。她母親也說不出狠話來，到底人已經要死不活，犯不上真逼出她最後一口氣；就恨她如此不濟！

趁著她母親任教的大學放寒假，宿舍幾乎走空，少數女生留下看書，完全陌生而有人氣，她家裏才放心。她反正單剩下一具身體，由人安排去吧，她們家向不准女孩在外過夜，現在倒放了她。有什麼用呢？無論遠近她都會想，離這事愈遠，可

想的來回更長。

她住的那間，有三個人沒走，是人最多的一間，分明是她母親的用心。她處在這中間，卻完全不是她們中間的一個，她們真小，小到看不出歲月的痕路。

每天，她躺在床上寢室完全空了才起身，先不洗臉，光坐在床上發呆。窗口望出去是運動場，捱牆有一排鳳凰木，不是開花的日子，彷彿心力都枯竭了，不知道在等什麼。操場上永遠有人，聲音老遠被牽引過來，活力被留在原地，所以穿不過大氣和成排的鳳凰木。她想晚上也許會空點，她不要看見人。

浴室在宿舍的最後面，她端著臉盆走過長長的通道，每間寢室門口排滿了鞋子，凌亂而無力，像場人生，磨鍊太過。有些寢室關得嚴緊，門上卻貼了各式圖樣，又那麼生氣盎然，有許多辦法似的。彷彿門一開，就會冒出一串如圖樣般的故事；也有半掩閉的門，屋裏闐寂安靜，偶爾傳出幾聲單調的吉他，彈得動人情腸的地方，是空白處，勾起她一串淚水。洗臉臺上散放了幾個臉盆，毛巾溼淋淋扭在盆裏，主人偷懶，洗完了也不拿走，反正明天還得洗，似乎是人在盆在，卻沒有一個臉盆她認得出主人是誰；她把臉埋在盆裏，水經過太陽地熱，涼人不透，只有她自

己使自己發寒。眞像她的生活。是因為太熱了嗎？

和剛才在寢室裏同樣的聲浪一陣陣從窗口飄入，彷彿她易地而處，還是那麼從頭到底的一個人，不多也不少，眞好笑，她聽得見世界的聲音，她的一切無聲無息，早死了。她不曉得「生命的意義」有何用處，她連想法也沒了。

她到底活了下來，光覺得了一個名字——何毅。

深夜的運動場上，有點不甘心的浪漫，個人的牽一髮都像狂舞動全身，她老遠凝望著這個不相干的畫面，月光下她連影子也沒有似的孤獨；操場風大，把她的落寞吹散到更薄弱，她唯有緊緊抱住身子，緊緊守住自己。

以後呢？愈走離生命愈遠，如果不是因為父母，就更遠了。什麼時候淚水又流滿一臉後滴在地上，她拿自己去灌溉大地嗎？天地不仁，她又是什麼事物的雛形？是愛嗎？

愈坐愈沉，她站起來隨意走走，跑道上有人一圈圈繞著，眞傻，費這個力去跑人生做什麼？那人跑遠後又跑近來坐在前方草坪上，理個小平頭，坐下後便動也不動，她眞想去問他滋味如何，臨走到那人前面，她繞開了，遠遠的寢室曳出疏落有

致的燈火明滅，像一個人久念的故鄉或心事，那麼熟悉而情怯；往往如此，可觸不可及也够了。

就這樣，沉沉的凝望著她的最遠也是最近，什麼時候結束呢？這日子什麼時候結束呢？她雙手撫臉，又是滿面淚水順著手縫滲出，夜色中無顏無色，她連放聲也不會了。

人車懸空，許多雙詫異的眼睛，她不能動也不能說——

「是妳先交了男朋友嗎？」何毅的朋友試探道。

「啊——啊——」那一直串尖叫從她心裏發出，碰到人體、大樓又撞了回來，把她自己擊潰。

她完全沒料到自己會叫出來——

叫出來就好了嗎？

她放下蓋臉的雙手，深呼一口氣，那片明滅燈火仍在，並非海市蜃樓，偏偏她情緒全無去處，好累好累！盪在空中，什麼時候才是盡頭？

也不記得是何年何月，也不算自己在宿舍住了多久，周圍又有些什麼人！永遠